

重走川康古建筑調查之路

《漫長的調查》

還原營造學社 艱辛考察歷史

如今提及中國營造學社，耳熟能詳的多是學社成員對華北五省所進行的調查。然而，營造學社持續時間最長、籌劃最為周密，也是最後一次大規模野外調查——歷時一百七十多天的川康古建筑調查，卻鮮為人知。經梁思成遺孀林洙授權，作家蕭易拿到中國營造學社川康古建筑調查的完整照片，重新調查那些古建筑、古遺跡的現狀，在今年推出新書《漫長的調查：重走營造學社川康古建筑調查之路》。

▲營造學社在川、康走過35個縣市進行「川康古建筑調查」。

補上四川這塊「拼圖」

蕭易接受採訪表示，新書《漫長的調查》濃縮了營造學社川康古建筑調查的照片背後的故事，以及自己5年重訪古建築的時光。「這是第一次把營造學社在一個省份拍攝的照片整理出來，我們所做的只是基礎工作，希望有更多人參與進來，從照片和背後的故事中找到更多線索，從各自領域去做更詳細研究，這樣才能更大地發揮這批照片的價值。」

主要依靠文獻、仿木構遺存等對當時的木構建築發展水平作佐證研究。川康古建筑調查是首次以現代建築的測繪方式，系統性地研究中國地域性建築與遺存。梁思成等人從川康漢代遺存中找到撰寫、研究唐代之前建築史的方法，得以將中國建築史研究的實例由唐宋再次向前推進，讓中國建築史的框架變得完整、內容更加豐富。

由於戰亂、氣候等因素，四川境內木構建築所存無幾，多晚至明清兩代。然而四川有着豐富的漢、崖墓、石刻資源，留下了大量攜帶仿木構信息的多種遺存類型。漢代是最為重要的木構建築技術發展的轉折點，這些遺存可以填補中國建築史中漢唐階段的空白。營造學社因此調整了考察重點方向，正如劉敦楨在日記中所載，「故漢闕、崖墓、石刻三者，為此行之主要對象。」

比如學社在川康古建筑調查中碰到的第一座漢闕——雅安高頤闕，右闕及耳闕幾乎保存完好，其柱、枋、斗拱大小都存在一定比例。弄清高頤闕的結構，對了解乃至復原漢代建築的整體結構頗有益處。而學社當年調查的樂山白岩山崖墓，前帶祭堂，鑄刻着古老的漢代建築圖；祭堂中的柱枋、橫枋、瓦當、蜀柱等仿木雕刻；以及崖墓中「事死如生」的生活場景複製，讓營造學社得以一窺漢代建築的更多細節。

留下川康的「影子」

完成川康古建筑調查的同一年秋天，營造學社的眾人為躲避戰火，再次拖家帶口前往四川，選在偏僻的宜賓李莊。彼時的營造學社陷入困境，已無力組織大規模考察。但蕭易仍發現一些不屬於川康古建筑調查的照片，並從中看到了學社成員利用一切條件調查古建築的努力。「這個時期的調查工作雖然零星，但我覺得仍然為中國建築史留下了很多特別珍貴的影像和資料。」比如1941年春夏之交，梁思成、劉敦楨受邀參與《廣漢縣志》的重修，其間拍下的500張照片留下了一個中國城市的影子：同年劉敦楨調查了新都寂光寺、新津觀音寺等明代寺院，其中在新津觀音寺拍攝的177張照片，有助於弄清四川大型寺院的布局；1943年陳明達參與「川康史跡調查團」，對彭山縣江口崖墓進行發掘，出土了重達22噸的文物等。



▲蕭易（右）通過縣志等史料、當地百姓的回憶等，對「川康古建筑調查」的照片進行佐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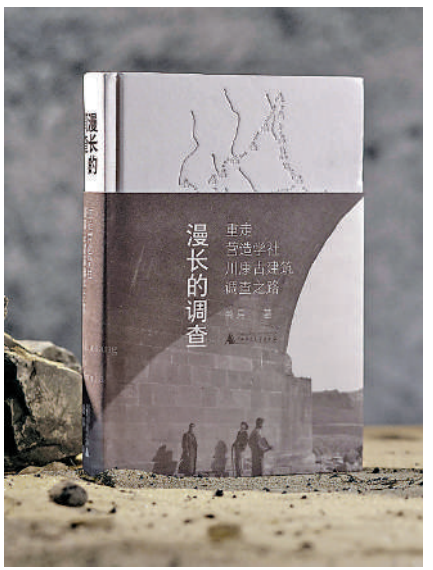


▲雅安高頤闕以保存完好而聞名，是川康古建筑調查的第一座漢闕。

在李莊的幾年間，梁思成開始撰寫構思已久的《中國建築史》，將川康古建筑調查的雅安高頤闕、彭山崖墓、大足北山石刻、梓潼七曲山大廟、蓬溪鸞峰寺等收入其中。「這說明當時他們仍在做一些川康古建筑調查成果的研究。遺憾的是，這批資料此後一直隨學社輾轉流離，被靜靜壓在箱底，也就少有人知道這次調查。」蕭易說，重走川康古建筑調查之路，既是對那些古建筑、古遺跡命運的梳理，也是對營造學社這次漫長調查的回顧，讓讀者能穿越80多年的時光重新找尋那段歷史。

書海漫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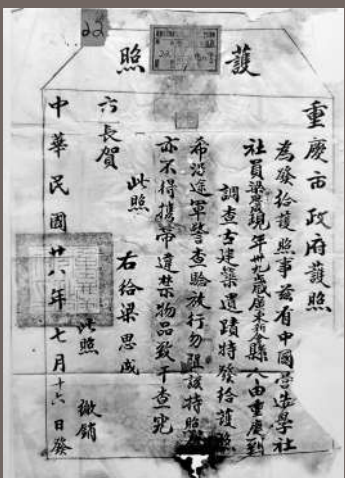
▲《漫長的調查：重走營造學社川康古建筑調查之路》，蕭易著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。



調查猶如與戰火「賽跑」

營造學社在重慶的第一天調查，就因空襲警報而戛然而止。日軍在重慶和成都的大轟炸，已使很多古建筑嚴重損毀，這讓梁思成意識到，此次調查更像一場與日寇戰火的賽跑，考察得越多，記錄的標本也越多。對於這次調查的緣起，梁思成、劉敦楨均未有回憶，但這很可能是「一種在被迫時局下的主動選擇」、一次在戰火中的行走和調查。抗日戰爭全面爆發，營造學社一直在炮火中輾轉內遷，不得已終止了華北地區的古建築調查，只能將考察重心從華北轉移到西南。

▲梁思成等學社成員隨身攜帶由重慶市政府頒發的護照，以備兵荒馬亂中軍警時時盤查。



古跡留存不足一半

可惜的是，學社記錄下的不少古建筑、古遺跡，或毀於兵燹、或逝於城建、或沒於災難，如今留存下來的已不足一半。在蕭易的調查中，「留存一半」已是非常樂觀的數據，比如營造學社曾兩臨四川廣漢，幾乎拍下這座小城內外的所有古建筑，但曾經80多處古建筑如今存世的卻不足10處。

哪怕是留存下來的古建筑、古遺跡，也發生了很多變化。比如四川蓬溪縣鸞峰寺，梁思成在《中國建築史》及《西南建築圖說》中，專門記載了這座保存較為完整且小有規模的明代古寺。然而當2020年蕭易前往蓬溪縣尋訪時，這座主體為木構建築的寺廟在現代化城市的建設進程中被拆掉了。營造學社所攝照片裏的古建築或搬遷、或消失、或折放於倉庫裏，原址只餘白塔。次年初春蕭易再來時，雖然發現多次搬折的大雄寶殿得以在原址重新拼接起來，但遺憾的是，此時的大雄寶殿已不復當年的神韻：格子門、鴉吻、脊獸等已非舊物；建築比例不似當年流暢；殿中原有的雕塑、兩壁的彩塑壁畫等亦是煙消雲散。



▲蓬溪鸞峰寺大殿舊貌。



▲蓬溪鸞峰寺大殿現狀。

呈現諾獎得主詩意之作

香港話劇團《纏眠》3月上演

【大公報訊】繼2021年的《霜遇》(Winter)之後，香港話劇團再度為觀眾帶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恩·福瑟(Jon Fosse)的詩意之作《纏眠》(Sleep)，探討存在、孤獨和人際關係的命題。

生活中充斥着人與人複雜的關係，隨着人生階段的變化而變幻莫測，可以更緊密，卻也能瞬間疏離如同陌路人。同一空間下，幾對男女的對話如綿綿絮語，試圖在隔閡中尋找連結與理解。然而，真正想要表達的心聲，你

否能夠聽見？正如約恩·福瑟於諾貝爾文學獎上得到的獲獎評語——「他創新的戲劇和散文作品給無法言喻的事物賦予了聲音(for his innovative plays and prose which give voice to the unsayable)」，《纏眠》通過簡約而富有表現力的對話及場景，讓觀眾在靜默中感受共鳴。

導演邱廷輝表示，福瑟的劇本就算是同一段台詞，每次讀劇本的時候都可以得到不同的想像，而想像源於讀者自己的生活及經歷。超過90%的台

詞，都是每個人曾經講過的話，觀眾投入於劇中，就會不知不覺進行創作，用自身經歷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故事。

「上次演出《霜遇》時，有觀眾形容觀劇過程十分『好玩』，劇本情節會在不经意间突然擊中內心深處，引發深刻感受。期望(本次演出)觀眾可以預備一個平靜的心情進入福瑟的文學世界，與台上角色一同經歷一同呼吸。」本劇將於3月15至30日在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上演。



▲《纏眠》宣傳照。

幾對不同年紀的男女相繼入住新居，同一空間下，他們互不相識卻相知。房子化成霧靄；濕漉漉的時間凝結為稀薄的空氣；來來去去就像枕邊欲言又止的脈搏。當過去與未來在空間中對峙……「他」卻已經來到了。

劇情簡介	幾對不同年紀的男女相繼入住新居，同一空間下，他們互不相識卻相知。房子化成霧靄；濕漉漉的時間凝結為稀薄的空氣；來來去去就像枕邊欲言又止的脈搏。當過去與未來在空間中對峙……「他」卻已經來到了。
演出資訊	《纏眠》
日期	3月15日至30日
時間	下午場15:00 晚上場20:00
地點	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 粵語演出，附中文字幕